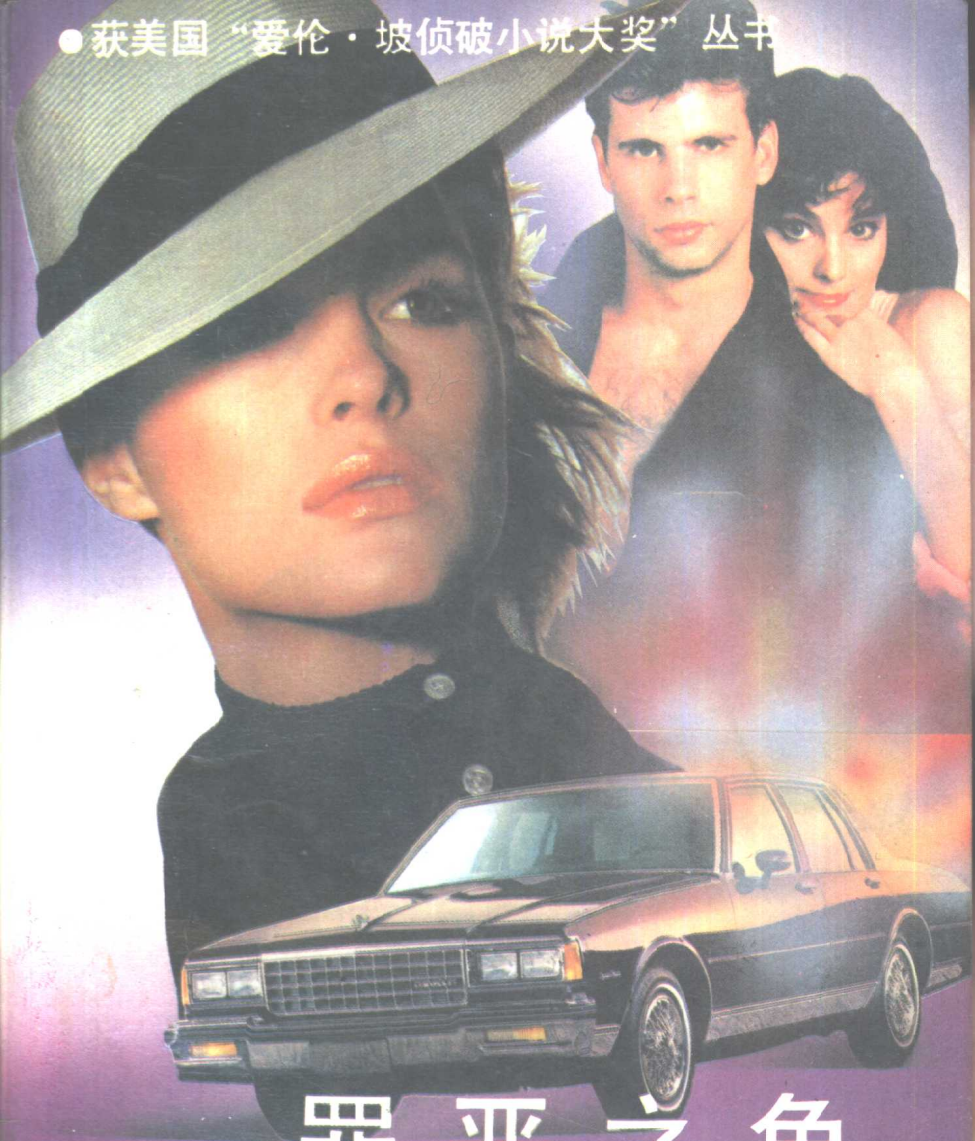


● 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大奖”丛书



罪恶之角

● 〔美〕罗斯·托马斯 著 杨仁娟 张铁峰 译

Ross Thomas
BRIARPATCH

根据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版译出

罪恶之角

〔美〕罗斯·托马斯 著

杨仁娟 张铁峰 译

*

责任编辑：李家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晋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5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4-0583-9/I·167 定价：4.40 元

印数：00001—18400 册

内 容 简 介

炎热的盛夏，在美国加州戛提城，年轻美貌的刑事女侦探费利西蒂·迪尔欲驾车外出，刚启动汽车，突然发生爆炸，车毁人亡。其兄本杰明·迪尔在华盛顿得悉噩耗，悲痛欲绝，决定立即飞往戛提——他的家乡，查明凶手。

迪尔在家乡，结识了他妹妹的私人律师辛格小姐，俩人一见钟情。在辛格小姐的密切合作下，他们发现死者的遗物中有一份价值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这表明费利西蒂预感到她将身遭不测。迪尔带着满腹狐疑开始了调查工作。

他首先找到老同学——戛提城颇有权势的人物杰克·斯皮维，从他那里得到一份证明材料，其中提及斯皮维在中央情报局曾共过事的老搭档布拉特尔，此人正因涉嫌贪污，携巨款隐匿，在警方的追捕之中。不料，迪尔遭人暗算，材料不翼而飞。

随着调查的展开，迪尔又发现费利西蒂与她的旧情人科科伦及未婚夫科尔德警官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费利西蒂的葬礼上，正当科科伦向迪尔透露他已查明凶手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喉管，科科伦当场毙命。虽然当时有众多警察在场，却谁也不知枪发何处。

迪尔跟踪追击，找到费利西蒂的房客哈罗德，因为他曾

协助科伦对费利西蒂进行跟踪窃听。但时隔不久，哈罗德也在枪弹下丧生。

在迪尔的精心安排下，两个老对手斯皮维和布拉特尔会面了。他们的谈话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央情报局的头面人物们竟然与美国的敌人做军火生意而大发横财。正当他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和性命，进行激烈地讨价还价时，科尔德警官和斯特鲁克警长冲了进来，科尔德举枪打死了被警方追捕的布拉特尔，而自己却死在斯皮维的枪口下……。究竟谁是杀害费利西蒂的凶手？又是谁充当了这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指挥？这一桩桩的谋杀目的何在？迪尔面对着流血和杀戮，满腔悲愤，怀着对冠冕堂皇的美国民主政治家们的不信任，离开了夏提。然而，等待他的命运又是如何？……。

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本书被评为当年最佳侦探小说，并荣获爱伦·坡奖。作者继承了美国侦探小说鼻祖埃德加·爱伦·坡的遗风，语言简练朴实，娓娓道出作者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深刻理解。

作者罗斯·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的记者，编辑，公关部主任和政治活动人士，曾写过十九部小说，他的侦探小说在美国极为畅销，拥有一大批崇拜者。本书两次再版，美国各大报刊都曾给予极高评价。“广大读者和他的崇拜者，都为罗斯·托马斯每一部新小说的出版而兴奋，《罪恶之角》一书更令其声名大噪。”——《纽约新闻日报》

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使本书的主题更加鲜

明，情节更紧凑，对原书中某些冗长的描述，作了适当删节，特此说明。

译者

1989年4月

序 言

冯亦代

埃德加·爱伦·坡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坡生于1809年，殁于1849年，短短活了40年。他是美国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写的诗歌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拜伦、济慈、雪莱和柯尔律治的影响。他的诗篇《乌鸦》与《乌鸦及其它诗篇》于1845年问世，因内容神秘、词藻华丽与韵律丰富，而被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所钦服。这些诗篇又影响了法国“象征主义”的诗歌。他并以小说家的身份，左右了当时的美国文坛。184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述异集》（一译《怪谭奇闻故事集》），一举而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首创者。哥特式的小说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死亡。他的哥特式小说《厄舍古厦的倒塌》（一译《吴宅之倾倒》）是坡的小说中的压卷之作。他的侦探小说中以《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与《被窃的信件》最著名。其写作特点是故事情节怪诞而富于戏剧性，着重细节描写，而且推理的逻辑性极强。有人还认为科幻之形成小说，也是由坡开始的。所以坡虽然只活了40年，而且在1827年才开始以诗歌在美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但他在世界著名文学家，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5年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为纪念爱伦·坡，特组织举行侦探小说等作品的爱伦·坡年度奖，每年授侦探作品大师奖一人，最佳处女作奖一篇，最佳纪实文学奖一篇，最

佳短篇小说奖一篇，最佳电影故事片脚本奖一篇，最佳电视剧脚本奖一篇，最佳初版纸面书奖一篇，最佳评论与传记研究奖一篇，最佳少年读物奖一篇，特别奖一篇至二篇。另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奖，如广播剧脚本奖，外国电影脚本奖，最佳插图奖等。当然这些得奖的作品都要与侦探推理有关。

“爱伦·坡奖”的获奖作家中，最知名的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我国出版界中，曾经刮过一阵风。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知道的除了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外，在我国负盛名的恐怕就要推克里斯蒂了。这几年虽然她作品的出版已经大大见少，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念念不忘于她。

惊险、推理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在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但是凶杀、盗窃已成为社会的公害，因此有许多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相反他却告诉读者，无论作案的情节十分神秘、离奇、曲折，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而令罪犯落入法网，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正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他却偏要去看正面，于是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家。而且犯罪的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文化，可以看翻译的小说，而成为侦探小说的读者，所以与其使犯罪行为充斥人间，倒不如使他们读读侦探小说，从而得到教训消弭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侦探小说是严肃写来的，那些专门诲淫诲盗的下乘之作，自当别论。再说，犯罪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是读了惊险推理小说的结果。但如果是一本严肃态度的侦探小说，既可为读者消遣之用，还可指引人生迷津，使人悬崖勒马，不

致以身试法。

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可是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严肃文学是高档的，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两者不能偏废，问题是如何能有档次较低的严肃文学和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

群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奖丛书》，请专人翻译那些历年得奖之作，以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些空白。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之为繁荣通俗文学，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际此出版这套丛书，如能代替或纠正那些充斥于市场的粗劣作品，也许不无小补。爰为序。

1989. 12. 26 听风楼

主要人物表

本杰明·迪尔——男，国会参议员拉米雷斯的雇员，费利西蒂之兄

费利西蒂·迪尔——女，夏提城警察局二级侦探

安娜·莫德·辛格——女，律师，本·迪尔的情人

约翰·斯特鲁克——男，夏提城警察局警长

杰克·斯皮维——男，夏提城社会名流

杰恩·科尔德——男，夏提城警察局侦探队长，费利西蒂的情人

拉米雷斯——男，国会参议员

蒂莫西·多兰——男，拉米雷斯参议员的高级顾问

哈罗德·斯诺——男，费利西蒂的房客，电脑推销员

辛迪·麦凯布——女，哈罗德的情妇

克莱·科科伦——男，私人保镖，费利西蒂的旧情人

克莱德·布拉特尔——男，被全国通缉的逃亡者

达夫妮·欧文斯——女，杰克的私人秘书，情妇

弗雷德·拉夫特——男，夏提城《论坛报》专栏记者

引 子

正值炎热的盛夏，清晨都令人感觉不到一丝凉爽，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直指88度。长着一头棕红色秀发的刑事女侦探费利西蒂·迪尔，身着米色绸衬衫，紧身牛仔裤，踱出房门，站在二楼平台上。在忙碌的侦缉工作之余，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顿感松弛下来。她眯起眼睛仰望晴空，骄阳似火，才刚刚上午7点30分，天就热得使人想骂娘，“真是鬼天气。”女侦探退回房门口，确信门已锁好，随即走下楼梯。

这是一幢两层的公寓楼房，黄色砖墙，铜绿色的屋顶，坐落在得克萨斯大道第32街东南拐角的隐蔽处。它虽已是50多年前建造的老房子，但那杰斐逊风格的式样，如今仍属时髦。由于担心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费利西蒂已在17个月前买下了这幢公寓楼，独身住在楼上。底楼则以每月650美元的租金，租给了一个30多岁的家庭电脑推销员及他的女友。他们常因手头拮据而拖延缴纳房租。

这天已是8月4日，星期四，上午7点31分，女侦探来到楼下，在推销员房门口停下来，按响了电铃。铃声大约响了一分钟，就在她将要失去耐心时，房门才慢慢打开，露出推销员哈罗德·斯诺未刮胡须的面孔，他眨着惺忪的睡眼，尽力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啊，我的上帝，拉斯蒂，”斯诺说，“你又没提醒我付房租。”

“对了，你还没有付上月的房租呢，哈罗德。”费利西蒂客气地说。

“噢，我的天，又忘了，”斯诺仅穿一条褪色的牛仔短裤，他拍了拍脑袋，露出一丝假笑，说，“我这就给你开支票，你不进来待一会儿吗？”

“我在门口等着，”费利西蒂说，“这儿凉快些。”

“我已安装了空调。”

“不，谢谢，我情愿在门口等。”费利西蒂微笑着说。

哈罗德耸耸肩，无奈地关上门以防热气进入屋内。费利西蒂的目光停留在棕色门框上，注意到一个可疑的灰白色鼓泡。她用指甲轻轻地刮平它，发现是白蚁的杰作。我不能容忍这些白蚁，迪尔小姐想。当然也不能容忍哈罗德他们拖欠房租。

这时，哈罗德打开门，他身着蓝色开领短袖衫，仍穿着那条牛仔短裤，递过一张付房租支票。这是一张带浅色图案花纹的支票，费利西蒂接过支票逐项审视，以便证实哈罗德是否填好日期和签上姓名，或是否把金额填错。

“真该死，对不起，我又交晚了，”哈罗德假装歉意地说，“真是不知不觉地忘了。”

美貌的棕红发女侦探嫣然一笑说：“行了，哈罗德。”

哈罗德尴尬地咧了咧嘴，明显透着虚假的笑容呈现在他那瘦长的脸上。费利西蒂注意到了他笑容后面那双狡黠的眼睛。

哈罗德脸上带着假笑，用殷勤的口气对费利西蒂说，“好了，我建议你该到那些可疑的地方去转转了。”

女侦探好象习惯了他这种职业性的做作，象以往那样无心答复他，仅说了声“再见，哈罗德。”便转身走下水泥台阶，朝着停放在马路对面的那辆墨绿色，买了两年的“洪达”牌轿车走去。

费利西蒂打开车门，钻入车内，把钥匙插入锁孔，旋动发火装置。突然，一道异常亮的白色中夹杂着桔红色的闪光，紧接着是一声猛烈地爆炸，顿时浓烟四起，“洪达”的左车门被气浪冲破。费利西蒂四肢摊开横躺在汽车旁，棕红发已被烧焦，面孔被烟熏得发黑，大腿部至膝盖处就象酸败的烂水果，血肉一片模糊。只有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仍在转动，它们慢慢地眨着，似乎不相信刚发生的一切，又似乎流露出巨大的恐惧。然而，它们最终还是带着疑惑和畏惧停止了转动。

哈罗德第一个冲出底层居室的房门，身后紧跟着辛迪·麦凯布，一位年近30岁的长着棕褐色头发的瘦女人，她的头发用绿色发带扎着，显得十分俗气。这时，哈罗德已穿着长裤，但没有穿鞋。麦凯布也光着脚，穿着男人的白色T恤衫及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哈罗德十分谨慎地隐身在门边，大声说，“快回去，汽油箱或许快要爆炸了！”

“我的天啊，哈罗德，”麦凯布问道，“出了什么

事？”

哈罗德惊恐不安地看着横在车旁的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我猜，”他喃喃地说，“我猜有人想报复这个女房东。”

1

三小时后，53岁的老警长给华盛顿的本杰明·迪尔打了长途电话。由于地区时差的缘故，华盛顿已是上午11点30分。电话响时，迪尔还未起床。他独自一人住在N街杜邦环区第三排房屋南边的一个单间公寓里。这天，他清晨5点醒来，感觉周身疼痛难忍，无法重新入睡。8点半，他给办公室挂了电话，告诉贝蒂·梅·马克，他患了感冒，可能不去上班。贝蒂告诫迪尔好好休息，服用阿斯匹林，另外别忘了多喝水。

迪尔决定上午不去工作，不仅仅是身体欠佳，还因为今天是他的38岁生日。因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不得不把38看作是人生的分水岭，一上午他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回想着自己这三十多年是如何度过的，韶华已逝，即将步入中年，心中不免黯然神伤，人生真是不可思议。

迪尔曾结过婚，两次离异——婚姻不美满。他的前妻在1978年6月的一个雨夜独自离家出走。一年后，迪尔在哥伦

比亚特区提出离婚申诉。与此同时，前妻也在加利福尼亚提出离婚申诉。因双方都力求早日得到解脱，在法律上无任何争议地很快解决了。如释重负之后，唯一使迪尔值得回味的是前妻那一头漂亮的金黄色长发及其喜欢在土豆片上撒糖这一令他不能容忍的嗜好。至于她的面容，在他的记忆中早已是一片模糊，尽管这旷日持久的情感纠葛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拂去的阴翳。

他控制住自己的思绪，拿出收支平衡单，那上面的记录象以往一样，既可悲又可笑。他没有任何保险金，股票或债券，没有退休养老金，更谈不上任何遗产。他的主要财产就是存在里格斯国家银行，杜邦环区分行的5123美元82美分的无息支票以及现在停放在公寓楼底层车库内的那辆刚分期付款的1982年出的“佛克维根”牌，车篷可以折起的汽车（可惜不走运是黄色的）。

当老警长打来的长途电话响了第七下时，迪尔决定放弃乏味无益的反省，懒洋洋地拿起电话说，“喂。”

“迪尔先生吗？”对方的，一种严峻得令人感到有些刺耳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是的，我是迪尔。”

“你是否有一个叫费利西蒂——费利西蒂·迪尔的妹妹？”

“怎么？”迪尔惊讶地问。

“我叫斯特鲁克。约翰·斯特鲁克。我是这里的警长，费利西蒂在我手下工作。如果她确是你妹妹的话，请原谅我不得不打扰你了，迪尔先生。”

迪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问道：“她死了，还

是受伤了？”

对方没有立即回答，话筒中只传来一声深长的叹息，不祥的预感使迪尔惴惴不安，他下意识地将听筒紧贴耳朵，隐隐约约听到对方似乎在喃喃地自语，“她死了，迪尔先生，真抱歉。”

“死了？！”迪尔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是的。”

“我知道了。”

迪尔知道对方会说一些安慰的话，他神情恍惚地脱口说了一句，“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的生日？”斯特鲁克不解地说，“是吗？我不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

“也是我的生日。”迪尔百感交集，缓缓地说，“我们是同一天的生日。相差十年，但同一天——8月4日，就是今天。”

“今天，嘿，是吗？”斯特鲁克说，他那严峻的嘶哑声变得柔和了，“真对不起。”

“她今年才28岁。”

“28岁。”

“我38岁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沉湎于对死者的回顾之中。迪尔禁不住又问，“怎么——”但又哽咽着中断了问话，“她是怎么死的？”他终于问道。

话筒中再次传来警长那长长的叹息声。迪尔甚至觉得看到警长那悲痛的面容。“汽车爆炸。”斯特鲁克伤感地答道。

“汽车爆炸。”迪尔机械地重复着。

“今天早晨，她象往常一样按时离开家，跨入自己车内，启动点火装置时，引爆了炸弹。他们使用了C4——可塑性炸药。”

“他们？”迪尔惊诧地问，“他们是伙什么人？”

“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谁，迪尔先生。很抱歉，我仅知道这些。可能只是一个家伙干的，但不论是一个还是一打，我们必须调查清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擅长做的。”

“她很快就——”迪尔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问道，“我的意思是，她——”

斯特鲁克打断了他的问话说：“不，先生，她没感受到痛苦，因为这是瞬间爆炸造成的死亡。”

“我曾看到一些报道，从没见过瞬间爆炸的说法”。

斯特鲁克很明白，此时没必要与刚丧失亲人的人争论这类细节问题。“确实爆炸发生得很突然，迪尔先生。她没有受罪。”他停顿了一会儿，清了清沙哑的喉咙继续说，“我们将为她送葬。我的意思是我们警察局将为她举行葬礼，如果你同意的话。”

“什么时候？”

“一切由你决定，可以吗？”

“好的，什么时候？”

“星期天，”斯特鲁克说，“我们有一大群来自各地的警察。这将对死去的人一个很好的怀念。我相信你一定会前来参加葬礼，不知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定旅馆或诸如此类的事，请尽管——”

迪尔打断他的话说：“‘霍金斯’。‘霍金斯饭店’现在是